

2.

臺中師範 · 美術啟蒙

在臺中師範的求學時光奠定了簡嘉助未來的藝術生涯，他回顧自己的美術學習道路，認為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就讀中師的這段歲月。在臺中師範，有幸遇到名師如林之助、呂佛庭、張錫卿等師長的指導；又因當時規定學生一律住校，師範學校裡同學們朝夕相處、相互學習，如同大家庭般的溫暖氛圍，讓時常感到孤子一身的少年簡嘉助，在此尋得歸屬感。



【本頁圖】2022年，簡嘉助擁抱著恩師張錫卿的胸像攝於家中。
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左頁圖】簡嘉助，〈模特兒與畫者〉，1984，水彩，33.5×24.5cm。

臺中師範的前後期同學

【上圖】
1959年，簡嘉助就讀臺中師範學校三年級攝於校門口。

【下圖】
1958年，簡嘉助(右1)與賴博輝(左2)、廖武藏(左1)攝於中師美術組畫室。



回憶起當年的學校生活，儘管時隔近七十年了，簡嘉助仍能如數家珍般道出當年同窗好友，以及前後期各屆同學的姓名。

「我是48級的，蔡其瑞和我同一屆……李惠正、王耀庭、曾得標三個好像都是50級的，低我兩屆……還有吳新盈是46級的，是張淑美的先生……。」提起同在中師任教的畫家張淑美及其丈夫，簡嘉助難掩興致的說兩人的姻緣算是他促成的。

原來當年吳新盈高簡嘉助兩屆，畢業後分發到臺中市的南屯國民學校教書，兩年後簡嘉助也到同一所學校任教。教書之餘，愛好繪畫的簡嘉助一有空閒就提筆作畫，吳新盈看著有趣，便也想跟著畫。於是簡嘉助領著吳新盈回到兩人的母校——臺中師範的美術教室，陪吳新盈練習素描。之後吳新盈報考師範大學藝術系，以絕佳的術科成績高分錄取。同一年夏天，原本在臺北市中山國民學校任教的張淑美也保送進師大藝術系就讀。來自一南一北的兩人，因為鍾情於藝術而相遇於師大，之後更是相知、相惜，進而步入結婚禮堂——其實吳新盈是在母喪期間依照「娶入門、送出山」的民俗和張淑美辦結婚，既無白紗禮服也未進禮堂。

談起這段姻緣，簡嘉助不無得意地說：「所以那個姻緣應該是我牽的……

呵呵，很難得啦！」簡嘉助因為中小學時期的人生波折，雖然與張淑美同齡，在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就讀時，卻比張淑美晚了兩屆。

與簡嘉助同一時期在中師求學的還有小兩屆的李惠正、王耀庭與曾得標。李惠正和吳新盈與簡嘉助相同，自臺中師範學校畢業，教書一段時間之後，也進入師大藝術系就讀。好友當中還有來自斗南的廖武藏，與簡嘉助同屆，兩人畢業後各自分發到不同學校教書，卻又在同一年考上師大成為大學同學。另外，還有在中師小一屆的蘇服務，之後也成為簡嘉助在師大的學弟，與吳炫三同一屆。蘇服務擅長於膠彩畫，比簡嘉助晚兩年自師大藝術系畢業。

這一群十五、六歲就志在藝術的少男少女們，非常幸運地在臺中師範這個溫暖的大家庭中相會，年輕的旺盛生命力與對藝術的熱愛在此交互激盪，更在往後的歲月裡共同譜出臺灣美術史上發光發熱的一段樂



【左圖】
張錫卿，〈臺中師範學校鳥瞰圖〉，約1928年，炭筆，原尺寸不詳，資料來源：簡嘉助畫室。

【右圖】
1959年，簡嘉助中師48級畢業畫冊個人照。

1958年，簡嘉助(左5)於中師林之助老師(站立者)寫生課。



【右頁上圖】
畫家林之助(左)與張錫卿合影於中部美展展場。圖片來源：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頁中圖】
1992年，臺中師範學院美術系館落成啟用典禮，教育部長郭為藩(右4)及來賓剪綵合影。右一起：校友陳庚金、黃昆輝、前校長黃金鯤，與呂佛庭(右5)、校長簡茂發(右6)、美術系主任沈國慶(右7)。圖片來源：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史室提供。

【右頁下圖】
1959年，林之助(左3)的踢踏舞表演。

2019年，簡嘉助(前排右11)與中師畢業六十年同學合影。



章。曾得標成為傑出的膠彩畫家，為林之助的得意門生和膠彩畫傳人，一生推崇林之助的藝術成就並光大膠彩畫的教學，可惜2020年在家跌跤而離世。王耀庭於師大就讀期間專攻國畫，碩士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藝術史組，後專攻中國美術史，對清代宮廷藝術研究成果卓著，曾任職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以處長的身分退休。李惠正於臺中師範求學時深受呂佛庭(1911-2005)和鄭善禧(1932-)啟發，就讀師大藝術系期間專攻國畫，留學日本時專攻書法及書畫理論，長期任教新竹師範學院，後轉臺中師範學院及東海大學。廖武藏是簡嘉助在臺中師範的同屆同學，在師大藝術系又再度同班，留學日本專攻工業設計，任職於大同工學院三年及臺北科技大學二十八年後退休，現旅居加拿大。臺中師範學校學風淳樸，隱而未顯的藝術涵養，深入學生的心靈，使他們養成持久的耐力，足見良好師資的身教有潛移默化之功。

林之助的厚愛

在臺中師範三年的求學生涯中，對簡嘉助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林之助與張錫卿(1909-2000)這兩位師長。簡嘉助所就讀的是「普通師範科」，亦即並非專門培育美術人才，而是要造就精通各領域的通才小學教師科別。簡嘉助還記得一年級剛入學時的美勞課教師是由呂佛庭老師擔任，呂老師擅長國畫，當時的課程內容便以臨摹老師的書畫為主。升上二年級後的美勞課程則細分成美術與勞作兩門，勞作課由師大41級畢業的沈國慶老師教導，美術課則由林之助老師帶領；林之助對簡嘉助帶來重大影響。

林之助生於臺中縣大雅上楓村，祖父林維修是前清秀才，父親林全福則是日治時期神岡鄉首任鄉長。1928年自大雅公學校五年級休學，赴日轉入東京定橋第二尋常小學，1934年進入日本帝國美術學校東洋畫科(今東京武藏野美術大學)習畫，師承山口蓬春、川崎小虎等人。1938年入





【左圖】
林之助·〈朝涼〉·1940·
膠彩·283×182cm。



【右圖】
林之助對景作畫的身影。

選第1回日本「新興美術院展」，1939年畢業，進入兒玉希望畫塾，並入選第2回「新興美術院展」。1940年與王彩珠結婚。1940年作品〈朝涼〉入選「紀元2600奉祝美術展」。1941年入選府展，返臺，參加臺陽美協。1946年任教臺中師範學校，與廖繼春、陳夏雨同事。同年擔任全省美展評審，此後連續多年都應邀出席全省美展評審。1954年籌組「中部美術協會」，任理事長。1967年以後十年間兼任實踐家專色彩學課程。1977年提出「膠彩畫」一詞，結束了長達近四十年的「正統國畫之爭」，並成立「臺灣省膠彩畫協會」，畢生致力膠彩畫的發展，被尊稱為臺灣「膠彩畫之父」。1979年自臺中師專退休。1985年應東海大學美術系之邀，首開國內學院膠彩畫於大學講堂教育之先河。2008年2月13日於美國洛杉磯辭世，享年九十二歲。

林之助早年在日本及臺灣參加展覽，多以人物畫為主。壯年以後轉以花鳥畫和風景畫為大宗，中間有段時間畫風改變，與日本畫的西畫法同步發展，廣納20世紀西方大師的創作理念及技法，為膠彩畫另闢蹊徑。之後，逐漸回歸到寫實表現，晚年作品創作量雖日漸趨緩，風格卻更趨穩健。在其眾多作品之中，對於取材的獨到，構圖的精準到位，加



具象畫會聯展時合影。前排右起：簡嘉助、倪朝龍、曾得標、廖吉雄。後排右一王守英，右三起：謝峰生、李兆祥、林之助、張尚甫、李源德。

上細膩的作畫方法，使他筆下的農村生活清新脫俗、出塵而幽靜，溫馨而富詩意。以建築為主要的作品中，大都使用低彩度色，以灰色及土色調統構整個畫面，在木造建築物的造形與衣物明暗的表現上，都呈現出優美的秩序，林之助曾提出對於灰色調的論點：「灰色調容易與其他色彩調和，包容性大，襯托效果良好，是凸顯作品高尚的最佳顏色。」

林之助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他的幽默、風趣、擅長踢踏舞和網球運動，他的繪畫非常重視草稿階段的寫生，而寫生之前他必定仔細觀察過描繪對象。為了畫鳥，他自己養鳥，但筆下鳥的身形經過他的改造之下顯得俊俏優雅，特別是鳥的頭頂、後腦勺和胸腹，都有一種流利的方形轉角感的造形，形成十足可辨識的林之助風格。他把藝術化作生活，優雅中帶有日本文化裡的侘寂美學內涵，這一點恐怕是眾多林之助的學生無法從他學到的淡雅層次。林之助是位紳士畫伯，教學時面對普遍家境清寒的師範生，從未給學生有差異對待的感覺。從他頻繁出現在師範學校畢業紀念冊裡，可見到他勤於出席學校的公事場合，樂於參加學生的校園活動和畢業合照，可說極為親和的長者。

林之助於1946年任教臺中師範學校時，入住位於柳川西路柳川溪



【左圖】
2007年，「林之助畫室」紀念館落成啟用，林之助伉儷回老家參觀。左起：林之助夫人王彩珠、林之助、楊思偉校長、簡嘉助、莊明中合影。圖片來源：莊明中提供。

【右圖】
「林之助畫室」紀念館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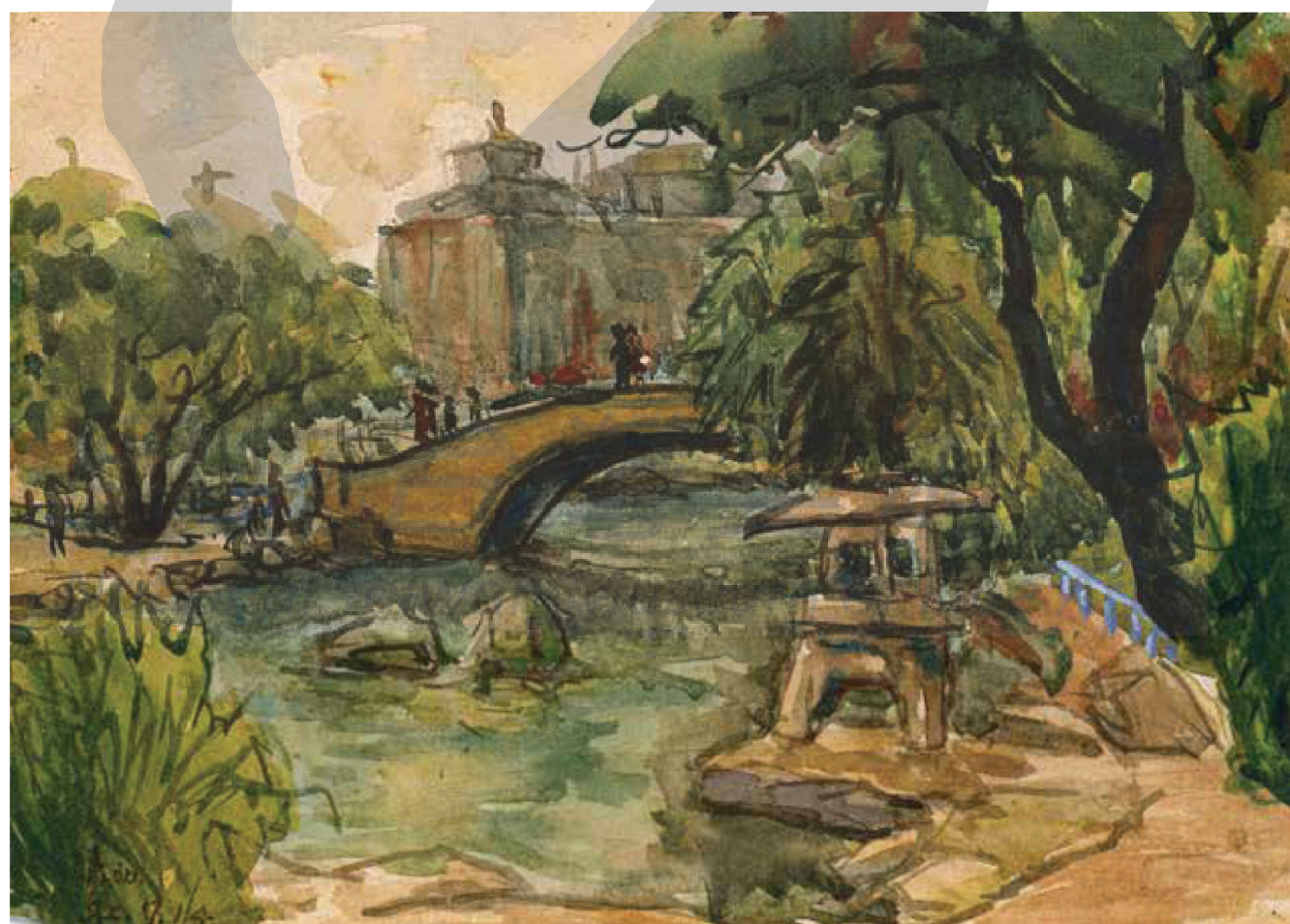
畔的學校宿舍，同時以此處作為創作畫室至民國2006年遷出為止。林之助畫室1928年興建，採木造雨淋板構造方式建築，為日治時期木造雙併宿舍典型建築。建築物由東側之林之助畫室及西側建築所構成，現況西側建築基本上仍維持日治時期宿舍（官舍）之格局與特色。「林之助畫室」建築與林之助教授一生之創作與教育歷程息息相關，極具意義，在林之助退休後，這棟日式故居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名為「林之助畫室」的紀念館於2007年落成啟用。

林之助教授西畫，也為學生們細心講解西畫理論。此外，林之助更是當時全臺灣畫膠彩畫的第一好手，熱愛繪畫的簡嘉助十分傾慕，買好了畫板用具，打算跟老師學畫膠彩畫。但後來未能實現計畫，主要原因在於膠彩畫是非常細緻的繪畫，畫膠彩必須耐心十足、極端細膩。簡嘉助一想到老師說膠彩畫要一層一層渲染，每一件作品至少都要經歷十遍以上的層層疊疊上色才能初具規模，於是便打消了學習膠彩畫的念頭，認為以自己的個性，還是適合專攻相較之下較為自由的水彩畫。

師範學校裡的學生在二年級時可分組專攻幾門志趣所在的課程，林之助老師當時在美勞組開設了多門課程，舉凡西畫、設計、生活藝術指導，以及小學美勞教學等，都是讓簡嘉助獲益良多的課程。而林老師看見簡嘉助熱愛藝術又勤於學習，更給了簡嘉助一份原本僅供音樂及美術老師使用的教師教學準備室鑰匙。那間教室裡有三座石膏像，因著林之助的厚愛，擁有鑰匙的簡嘉助便能在任何時間自由進出那間教室，潛心練習石膏像素描。

【右頁上圖】
簡嘉助，〈彰化一景〉，1960，水彩，27×35cm。

【右頁下圖】
簡嘉助，〈臺北新公園〉，1963，水彩，27×35cm。





【左圖】
1969年，簡嘉助與陳淑婉女士結婚照。

【右圖】
1973年，簡嘉助夫婦（後排中）回娘家和岳父陳蒼明（後排右1）、岳母陳廖瓊瑩（後排左1）以及大姨子的女兒賴莉宏（前排右）、女兒簡世欣（前排左）合影。

林之助的眷顧與提攜之情，讓簡嘉助永遠感念，對他而言，林之助既是經師也是人師，不但在繪畫上毫不藏私地傾囊相授，在人格修養上更是學生們的榜樣，「對我來說，他既是恩師又是貴人。」簡嘉助如此描述林之助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簡嘉助回到臺中師專任教後，因為購買顏料和畫材花費甚鉅，雖然夫妻倆都在師專任教，但其實過得很拮据。簡嘉助的太太是同在臺中師專任教的陳淑婉，出生在雲林縣土庫的醫生世家，但簡嘉助夫婦卻不願意接受女方娘家的經濟支助。林之助知道學生這對夫妻的窘況，曾經為簡嘉助找尋賺外快的機會，幫簡嘉助買好了二十張畫布和二十張準備讓他臨摹的畫作圖片。可是簡嘉助認為自己無法那麼有耐心做臨摹畫作的工作，而給予婉拒了。林之助當然尊重學生的決定，或許從這件事情中他考驗了簡嘉助在藝術道途上的堅毅性格，而在日後賦予愛徒更多藝術推廣工作的機會，擔任中部協會理事長。

1969年，簡嘉助（中）與夫人於結婚典禮大合影。



張錫卿的全才指導

在中師遇見「既是恩人又是貴人」的林之助外，簡嘉助還結識了將他視如己出的張錫卿老師。張錫卿當時擔任臺中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的校長，因為愛好藝術而時常與林之助及音樂教師陳朝揚、林朝陽聚會，有時也到中師美勞教室照看指點學生。

張錫卿注意到簡嘉助與眾不同的素描表現，便進一步加以指導，由此展開了一段極其難得的師生緣分。簡嘉助升上三年級時，張錫卿老師恰好被派擔任簡嘉助班上的教育實習課程老師，時常帶班上同學到各處觀摩教學，並在觀摩之餘，把握遊歷各地的機會臨場畫下速寫與圖畫。這段時期是簡嘉助的繪畫程度突飛猛進的時期，他把握每一次追隨張老師四處觀摩與寫生的機會，不斷淬鍊與精進自己的繪畫技巧，可算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畫萬張圖」。

張錫卿校長為人慈藹，行事認真，待人處事無處不是學生榜樣，可說是簡嘉助的人生導師。喜好藝術的張校長更是在繪畫、雕塑、書法各方面都能精通，屬多才多藝的藝術家。簡嘉助從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畢業後分發到臺中市立三中實習任教，有一段時間便借住在張錫卿老師家裡，張錫卿的畫室聚集臺中市畫家畫模特兒，簡嘉助成為基本成員，持

【左圖】
1990年，簡嘉助（左）和恩師張錫卿合影於史博館簡嘉助個展展場。

【右圖】
張錫卿手持〈侯素琴塑像〉。



續好幾年。而兩人的師生緣分不僅止於簡嘉助在臺中師範求學時期，日後當簡嘉助於師範大學深造畢業後，回到母校中師服務且肩負實習輔導室業務時，又與張錫卿共事。自1967年到1974年，有七年左右的時間，簡嘉助跟隨當時由附小校長轉任臺中師專實習輔導主任兼地方教育輔導員的張錫卿，師徒兩人走遍中、彰、投大大小小鄉鎮，負責輔導各地的國小教學工作，彼此奠定了情同父子的深厚情感。簡嘉助和張錫卿在實習輔導的合作無間，彷彿複製了早年張錫卿和鄭善禧在臺中師專任教時

簡嘉助·〈老師的畫室〉，
1968，油彩，65×53cm。



【左圖】
張錫卿·〈裸女與花〉，1971，
粉彩、紙，60.5×45cm。

【右圖】
張錫卿·〈練〉，1986，
水彩、紙，100×80cm。

的合作模式。張、鄭進入南投山區輔導時，常借住小學校長宿舍，工作之餘勤於山地風景寫生，有幾年時間，這些作品在當年的中部美術協會和其他展覽上常被收藏一空。鄭善禧口中這位忘年之交，早年在國民學校教書時曾是雕塑家陳夏雨的級任老師，當陳夏雨赴日學成歸國後，張錫卿因為喜愛雕塑藝術，而成為陳夏雨的學生。這些謙沖長者的老派風格，為臺中藝壇留住美好的文化記憶。

張錫卿之於簡嘉助，是猶如父親般存在的恩師。他晚年時的生活及舉辦回顧展等展覽工作，都有簡嘉助在旁協助安排的身影。兩人情同父

張錫卿（右6）在85回顧展的展場與親友合影。右一為張賴朝訊、右五為饒朋湘、右七為簡嘉助。





簡嘉助與張錫卿的書法合影。圖片來源：王庭玫攝影提供。

1961年，簡嘉助（4排右5）和臺中市南屯國民學校鎮平分校同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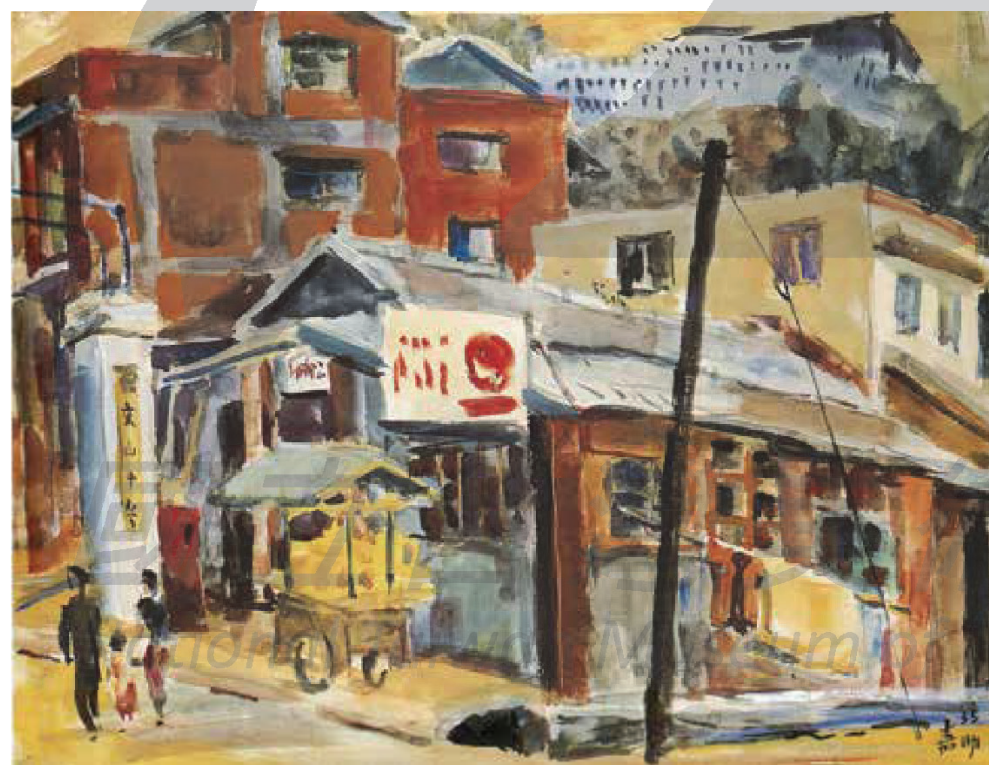
子的可貴師生情誼，在藝壇留下一段佳話。張錫卿於2000年逝世，享年九十二歲，他的遺物墨寶、雕塑作品和圖書畫冊有一部分由其子女轉贈簡嘉助收藏。

騎鐵馬畫遍中部風景的國校老師

師範學校三年的求學生涯倏忽而過，1959年，簡嘉助自臺中師範畢業，分發到臺中市南屯國民學校鎮平分校教書。當時剛畢業分發到校的教師，頭兩個月因行政作業緣故尚未能領到薪水，但第三個月一開始，盼望已久的第一次領薪日就到來了。一口氣發放下來的三個月薪資，對一向生活拮据的簡嘉助來說，是一筆不算小的數目。當時的他大膽地做了一項決定，用這筆錢拿去買了一輛腳踏車。對年輕的簡嘉助



簡嘉助·〈臺北植物園〉，1963，水彩，26×37cm。



簡嘉助·〈風景〉，1966，水彩，38.5×53cm。

而言，有了腳踏車像是添了一對翅膀，讓他能自由翱翔到更寬廣的天空。從此以後，只要是課餘時間，他說走就走，瀟灑跨上鐵馬，遨遊在中部各地青山綠水之間，在陽光照耀、微風吹拂的大自然景色裡寫生。



簡嘉助，〈臺中街景〉，1966，
水彩，41×531cm。

這個集畫家與小學老師於一身的二十初歲年輕人，在戶外作起畫時，本身亦成為美麗風景的一部分。

簡嘉助的鐵馬猶如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內（Claude Monet, 1840-1926）的小畫舫，舟車所至，美景躍然紙上。莫內在還未成名時，因嚮往能自由自在航行於塞納河上作畫的生活，為了能觀察水上波光瀾灩景象，描繪變幻萬千的河上風景，即使在貧困拮据的經濟情況下，仍將積蓄用來購置一艘二手小船，改裝成他的船主工作室。駕著小船的莫內，於是能縱橫江水，四處遨遊，留下了許多美景光影動人的畫作，也讓他成為印象派裡的核心人物。



馬奈，〈莫內在畫舫上作畫〉，
1874，油彩、畫布，
83×105cm。

師大藝術系的召喚

儘管一邊在小學任教，一邊徜徉於山水當中作畫的日子相當愜意，但對熱愛藝術的簡嘉助來說，總覺得內心深處還有想跑得更遠、學得更多、畫得更好的憧憬。簡嘉助明白，能回應自己內心深處渴望的答案，

唯有「繼續進修」一途。於是他下定決心要報考師大藝術系，期盼能進入這座心中最高壯麗的藝術殿堂。

簡嘉助一邊擔任國民學校教師，一方面寫生創作和準備石膏像素描。早在臺中師範學校求學時期，簡嘉助從林之助、張錫卿，以及省立臺灣師範學院41級畢業的沈國慶得知師範大學藝術系為臺灣最高美術學府，名師雲集。然而師範學校三年教學的內容半數以上是教育專業科目，並非大學聯考的應考科目，參加大學聯考的途徑對師範畢業生而言當然倍感吃力。因此簡嘉助投考師範大學藝術系並不容易，學科分數只能考上私立學校。一心一意想要考取藝術系確實是一種煎熬，也是一種奮鬥目標。

早在師範學校就讀時受到林之助的愛護，簡嘉助在準備聯考的過程中，還持林之助借給他的鑰匙回到母校臺中師範的美術準備室裡練習石膏像素描。在投考師大藝術系的那一年，簡嘉助覺得自己在術科方面表現非常滿意，不過收到榜單還是意外地落榜，未能考取藝術系。



【上圖】
簡嘉助，〈靜物〉，1966，
水彩，36.4×50.5cm。



【下圖】
簡嘉助，〈紅色桌面與靜物〉，
1969，油彩，65×80cm。